



长安甜宠新篇

简年,如果我们是一千万星河里的两颗星  
那么我愿意  
做一生都向你行走的那一颗



长安  
著

路时洲十年后苦追初恋女友,惨遭拒绝。  
“我这个初恋贪心还多情,是我疯了!”

///////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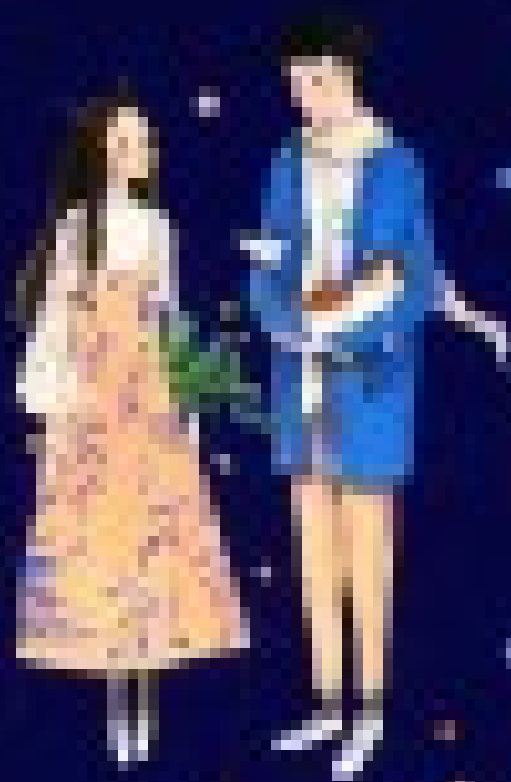
千辛万苦求来的重新开始,路时洲死心塌地:  
“你喜欢高冷的是吗?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笑了。”

# 十万星河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2014年12月  
第12期  
第12卷第12期  
第12卷第12期



2014年12月  
第12期  
第12卷第12期  
第12卷第12期

# 十万星河

长安——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万星河 / 长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594-0417-6

I. ①十… II. ①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856 号

书 名	十万星河
作 者	长 安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朵 爷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肖云梦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 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 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67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,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417-6
定 价	34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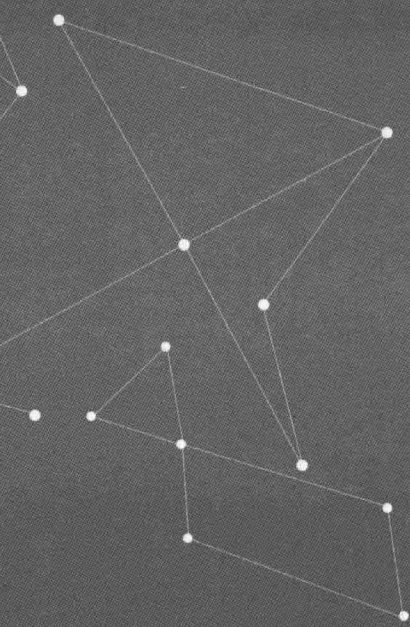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#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	火星照耀十三个州府	/001
第二章	一只梅花鹿	/021
第三章	相隔十万光年	/046
第四章	秋刀鱼的滋味	/073
第五章	去哪儿都要在一起	/096
第六章	离开还是留下	/124
第七章	咱们约好的事，都要记得	/148



#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八章  | 你对我有没有愧疚    | /185 |
| 第九章  | 一辈子太短，不想留遗憾 | /213 |
| 第十章  | 你的白月光就是我初恋  | /234 |
| 第十一章 | 请你跟我结婚      | /263 |
| 第十二章 | 说你爱我        | /279 |
| 番外   | 理想中的少年      | /290 |



## 第一章

### 火星照耀十三个州府

二〇一七年，初夏。

简年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同事们还没下班，下午出了个大新闻，估计又要加班到九点。一走出报社办公楼，她就打了个寒战，明明下午还晴空万里，不过两三个小时竟乌云密布。

这座沿海城市的春天向来短暂，流星一般转瞬即逝，才脱了冬衣就换短袖，眼下却像回到了早春，西北风呼呼地刮，冻得人几乎站不住。

简年一个人住，为了节省上下班的时间，租的公寓离报社不远，她正想着先回家拿外套，领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
尚未下班，提前离开是以采访的名义，于是电话一接通，她便喊了声“池主任”。池西西却没交代公事，只说见面的地点改了，换到了报社附近。

“天气不好，省得你往远处跑，云水肴西江月包间……麻烦什么，这点风度我表哥还是有的。”

云水肴和报社只隔一条马路，简年到得早，便叫了壶普洱，一杯热茶喝下去，冻透了的肠胃终于暖了起来。临时换地方，又值晚高峰，再加上风雨交加，对方自然无法即刻赶到。等了约莫半个小时，包间的门终于被推开。简年第一次相亲，多少有些不自在。

出于礼貌，简年站了起来，目光扫到来人时，霎时愣在了原地。

一别十年，她曾以为再见到路时洲会唏嘘会哽咽，没想到仅仅是茫然。

路时洲率先收起脸上的意外，神色如常地落座后，自顾自地拿起简年面前的茶壶替自己斟了一杯。白瓷杯在指尖转了一圈，他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：“温婉恬静，宜室宜家，感情经历单纯？介绍人的话果然一个字都不能信。”

大脑恢复运转后，简年坐了下来，语气平静地问：“路先生是不是走错门了？我要见的人姓贺。”

“贺先生最烦相亲，我欠了他一个人情，顶着他的名字过来，没想到遇着熟人了……”

服务生过来询问要不要上菜，路时洲点头应允后，对作势欲走的简年说：“菜都点了，你权当我是贺先生，吃了再走。”

分手后十年未联系的男女相顾无言地共进晚餐，气氛着实诡异，简年如坐针毡，却没有离开。

路时洲从小就挑食，一顿饭吃得慢条斯理。结账时，简年抢先拿出钱包，路时洲却挥了挥手：“这顿贺先生埋单，见了他表妹别拆穿。”

简年不知道该摆什么表情，胡乱点了点头，不等结完账，就转身走出了包间。

雨下得正急，铺天盖地地连成了线，简年只穿了一条真丝裙，刚跨出餐馆的门就被疾风和雷电逼回了大厅。走在后头的路时洲同样在门前站定，余光瞥见他正瞟自己，为了掩饰局促，简年故作轻松地问：“你也没带伞？”

路时洲收回目光，看向黝黑的天幕：“这雨，伞有什么用。”

这副懒洋洋又漫不经心的腔调让简年有些恍惚，仿佛十年的时光不过白驹过隙。

大雨滂沱，涉水驶过的车子如同汪洋中的孤舟，连路灯的光线都被狂风刮得摇曳不明。路时洲垂头点烟，火光一闪后，他却没将打火机收回口袋，夹在食指和拇指间有一下没一下地把玩着。餐馆大厅也算热闹，



没来由地，打火机发出的微弱声响直直地撞到了简年的心上。

暴雨下不长久，一根烟的工夫，雨势就缓了。简年正想离开，路时洲的电话恰巧响了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打声招呼再走，就等在了一边。

听到路时洲说“我二十分钟就到”，一直在一旁打量他的服务生红着脸走过来递上伞架上的最后一把伞。路时洲挂断电话道了声谢，一转头望见简年正看着自己，调侃地一笑：“怎么，简小姐想要我的手机号码？”

简年一发怔就不自觉地抿唇，脸上两个深深的酒窝若隐若现。

不等简年开口，路时洲就扬手把伞丢到她怀里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雨里。

雨比方才小了，却仍旧密，路时洲的背影依然高瘦挺拔，因避着水坑走，步子迈得又大又轻，犹似年少时。

还不到晚上八点，估摸着同事们都还没下班，简年心乱如麻，不想一个人回家待着，便撑起伞，回了报社。

路时洲到贺齐光的别墅时，贺齐光还没回来，三缺一，牌打不成，他只好去负一层的放映室看电影。

放的是下个月才上映的爱情片，季泊川投了一大笔钱。男主角是当红一线小生，女主角是知名主持人韦晶，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演起了戏。

女主角刚出来半分钟，贺丰就喊受不了：“季三，你新看上的这位长得苦兮兮就算了，话都不会好好说，演民国戏还捏着嗓子装港台腔。”

季泊川“噤”了一声：“你什么眼神，哪儿苦了？笑起来有俩酒窝，多甜！什么我看上的，这是路时洲女朋友。”

路时洲正失神，并没注意两人的谈话，刚进门的贺齐光听到这句，也斜了路时洲一眼：“因为你提分手，人家张小姐借酒浇愁得了胰腺炎，在医院里眼巴巴地等你回心转意，看到去送温暖的是我，哭得那叫一个惨，医生护士还以为负心的是我……你必须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”

路时洲正烦着，也斜了他一眼：“赔你大爷，我没帮你相亲？”

贺齐光拍了下贺丰的肩：“哥，他骂你爸。”

贺丰懒得搭理幼稚的堂弟，只问：“西西给你介绍女朋友，你怎么不去见？”

“你看看她老公就知道她眼光有多差，介绍的人能靠谱吗？再说了，我有白月光朱砂痣，虽然不知道她人在哪儿，但我也不能迫于父母压力，背叛我的心去和别的女人相亲。”

见到贺丰皱眉头，贺齐光赶紧把话题往路时洲身上引：“你对张小姐也太绝情了，小心遭报应，遇到段位更高的。”

路时洲只当没听见，一言不发地摩挲起茶几上的雪茄剪。

报应吗？他是不怕，反正早在十年前他就被段位高的祸害过了。说出来或许没人信，他也纯情过、犯过傻。

会议开到了晚上十点，散会时，池西西叫住了简年，说有事要交代。同事们一离开，池西西便收起领导式的严肃，一脸殷切地问：“你和我表哥聊得怎么样？”

简年笑了笑，含糊其辞：“菜还不错，改天我请你去。”

池西西不傻，失望之余，只好说：“下次遇到合适的，我再替你介绍。”

“我暂时不想恋爱。”高中毕业整整十年，班长组织了同学聚会，听说路时洲的女朋友是正当红的主持人，她才想找个男朋友一起出席……而眼下，已经没这个必要了。

两人一起下了楼。隔着报社的铁门看到立在车前的丈夫，池西西弯起了嘴角，却言不由衷地抱怨太早结婚没自由。

分别前，简年忽而说：“我遇见路时洲了。”

池西西面露意外：“你认识时洲哥？”

不等简年开口，池西西又说：“哦，对，你们是一届的，还是同班同学。”

简年没再说话。

时光真是可怕，十年前的池西西还追着她叫过嫂子呢。旁人记不记得没关系，路时洲竟也那样若无其事。不过十几岁时的感情，也只有她这种傻子会当一回事。

二〇〇七年，暮春。

下午第三节是活动课。

三月末的风还带着寒意，篮球场上的男生却都脱了肥大的校服外套只穿着短袖，若不是树上的新叶刚抽芽，乍一望去，仿佛已经是夏天了。

在外面活动的大多是高一高二的学生，而还有两个多月就高考的高三毕业生自然地把活动课上成了自习。

作为 985 高校的附属中学，Z 大附中的升学率是这座北方城市当之无愧的第一，高三一共二十个班，因为重理轻文，只有三个文科班，班级按成绩排，一到十班几乎全都能考过一本线。

为了远离喧嚣，高三前十个班的教室在教学楼顶层，临近高考，连课间都很少有人走动。

高三一班一共五十六个人，除了一千名开外的路时洲，皆是学霸中的学霸，学霸们最怕被误会成书呆子。为了展现过人的智商，寒假前，男生们还在标榜十点钟准时睡觉、高考球赛都不落、边学边玩效率高，待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变成了两位数，就再也没有人为了虚荣心和面子白天轻松过，晚上继续回家开夜车。

活动课没老师，教室里却无人讲话，李冰茹递来字条的时候，简年正在做物理题，她一向专注，连眼皮都没抬，直到做完题对完答案才打开。

“佟桦被保送 Z 大了。”李冰茹还在字条上画了个不屑的表情。

佟桦是五班的，不但家境优渥成绩不错，更是公认的级花，李冰茹的父母和佟桦的父亲原先是一个单位的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却互相瞧不上。

简年笑了笑，提笔回道：“你加油，考上清华气死她。”

“我就是恶心她那副小人得志的劲儿，她的成绩一般般，保送靠的是省三好学生，当谁不知道。嘁……什么级花，咱班和五班的女生都觉得你比她漂亮多了。”

“喜欢佟桦的从教学楼排到食堂都不止，你可别到处乱说，给我招黑。”

“呕……也不知道那帮男生什么眼神。喜欢她的再多又怎么样，路时洲连眼角都不瞟她！听我妈说，路时洲的妈妈八成要和她爸结婚了，

做不成他的女朋友做他的妹妹，哈哈，也算成了一家人。佟桦居然不知足，还和她爸闹。”

简年回头看了一眼，路时洲的位置空着，明明刚刚还在的。

简年长得漂亮，可就是从小到大没有桃花运，高中三年，连大大咧咧的李冰茹都有几个追求者，偏偏她没有。

青春少艾，从没被人追过，虽然觉得遗憾，但简年并不太在意，因为有路时洲。路时洲是她每天起床的动力，一想着到了学校就能见到他，连舒适柔软的床都没什么好留恋的了。

简年和路时洲都是在Z大附中念的初中，同是中考前就保送了高中部，不过不同班。初中时，简年学习比现在好，没觉得多费力，年级排名也总在前十，而路时洲则永远是前三名。

高中数理化比起初中有了质的飞跃，简年学起来渐渐吃力，明明文科更强，却同所有好学生一样想也没想就选择了理科。高二开学时，她还在四班，班级排名每三个月滚动一次，直到上了高三各班人员才彻底固定。

四班、三班、二班、一班，好学生都上进，追起来格外困难，她真的是拼了一条老命才在高二最后一次考试中摸到了一班的尾巴——因为路时洲哪怕考一千名，也永远待在一班。

同校六年，直到高三简年才终于如愿和路时洲做了真正的同学。

简年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海子的一句诗——你说你孤独，就像很久以前，火星照耀十三个州府。

相熟的同学都以为她喜欢这句话，只有李冰茹知道，是因为这一句诗里的“十”和“州”与“时洲”谐音。

李冰茹时常怂恿她告白，简年却只笑笑，喜欢一个人未必非要有结果。路时洲话不多，白天总在睡觉，他们根本没什么交集。可简年偶尔偷偷望着他时，他也会察觉到，一个不经意的回视就能让她的心脏怦怦跳上一个星期。

李冰茹的成绩比简年好，考清华北大很有戏，本来考前压力就大，因为佟桦被保送的事，这两天李冰茹父母一直在念叨她，她心里不痛快，就又写了张字条，要简年陪她出去走走。简年的太阳穴正疼着，欣然应允。

出了教学楼往北走有个小超市，超市的侧门外有两棵巨大的榕树。这两棵树枝叶交错，百年前建校的时候就在，如今却被个别叛逆的学生当成踏脚石，趁活动课爬上树翻墙逃到校外去。

每天下午的活动课，树下都有执勤的学生把守，这会儿却没看到人。李冰茹进了小超市买零食，简年嫌超市地方小人多，干脆等在了侧门外。

简年出来的时候带了张英语卷子，于是就站在树下拿着笔做题，却忽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简年回头看到，路时洲和三个男生正往这儿走，简年只认识其中的一个——高二一班的季泊川。她认得季泊川倒不是因为他是校草，而是路时洲总和他玩在一起。

季泊川和路时洲一样，每回考试成绩都在年级一千名以外，却能破格进全是尖子生的一班。因为季泊川的爷爷退休前是Z大的党委书记，父母叔伯也多在不同的大学任教。而路时洲的爷爷奶奶过世前一个是Z大的校长、一个是法学院院长，妈妈是外国语学院现任院长，爸爸在调到上海的大学前也是数学系的教授——两人真真正正算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。

李冰茹总说路时洲和季泊川志同道合，简年却觉得路时洲和季泊川不完全一样，路时洲初中时学习多好，到了高中才突然间荒唐起来。

眼下季泊川正打量简年，见她回望过来，季泊川咧嘴一笑：“这位学妹，太阳这么大，在这儿站着多累啊！”

简年怔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季泊川是把抱着卷子、拿着笔的她当成了学生会执勤的。

路时洲身高腿长，根本不用爬树，退后三五米加速跑了几步，轻轻松松地跃上了围墙，两手一撑坐了上去。他没急着往外跳，皱眉看向还在和简年套近乎的季泊川：“季三，你走不走？”

“你们先走。”季泊川挥了挥手，继续对简年笑，“学妹你哪个班的？执勤辛苦了，回头我买了冰激凌送你们班去。”

路时洲一脸不耐烦：“她不是学生会的，是我们班的。”

季泊川闻言一愣：“啊？你是高三的学姐呀！真看不出来。”

简年嫌季泊川幼稚无聊，没搭理，真不明白这种油腔滑调的小男生

有什么好，他算什么校草，路时洲明明帅多了。

待简年走远了，季泊川才翻墙出去。一落地，他就追着路时洲问东问西：“刚刚那个学姐真是你们班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们班有这么个大美女？”

路时洲没理他，走进小卖部买了瓶冰可乐，拧开瓶盖一口气喝掉大半瓶才说：“好像叫简年。”

季泊川如挖到宝一般兴奋不已：“你对她没兴趣吧？你没兴趣我就追啦！我就喜欢这种冰山型的气质美女。”

“你当我是你。”

学校里明恋暗恋季泊川的女生很多，可他唯独中意不待见自己的，追的时候费尽心思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一心一意想暖化冰山，但每回都是到手就弃，只享受征服的过程。

见季泊川跃跃欲试，路时洲破例多说了一句：“快高考了，你要真闲得慌，就找你们高二的玩去。”

“什么叫闲得慌啊！我追她又不会影响她考试。”

路时洲懒得多说，转面道：“对了，池西西昨天来找我，说有小混混天天在校门外堵她。”

“谁？找死啊！”

池西西的家庭背景与他们相似，她的外公外婆跟路时洲的爷爷奶奶既是同事，又是院子挨院子的邻居。

“赵二灯他们。”

“就那群暴发户的儿子也敢惹西西？当我们Z大没人了是不是！”季泊川一脸不屑，“咦？她和我一个班，有人骚扰她，她怎么不直接跟我说？”

“你问她去。”

“不对头，我觉得西西她八成是喜欢我！她有事没事总拉着她同桌往我跟前凑，这可怎么好，我只拿她当妹妹……她不是别人，从小跟咱们一起长大，我也不忍心伤了她。”

“……”路时洲懒得接话，只提醒道，“留点心护着她就行，别惹事，犯不着和赵二灯那群人纠缠。”

路时洲虽然无视校规，迟到早退不学习，但极少惹这种是非。季泊川却不同，巴不得天下大乱。

不务正业归不务正业，季泊川骨子里却带着书香门第的清高，很是瞧不上差班里的那群交了大笔赞助费，以为家里有点钱就了不起，整日趾高气扬的小混混。

寒假过后，高三的前五百名学生经家长同意可以不上晚自习，简年不习惯在外头吃饭，又不想让妈妈辛苦地过来送饭，所以选择回家复习。

这天轮到她和李冰茹值日，学校水管检修，教学楼停了水，简年只好拎着水桶到食堂那边接水。

离食堂还有三五百米时，简年看到了赵二灯那群人。赵二灯是学校里的名人，他本名叫赵虎，家里是开水泥厂的，父母都没什么文化，却格外重视儿子的学业，他的中考成绩比Z大附中的录取分数线差了足足三百分，赵家父母却非得把儿子送进名校镀金。

赵二灯进来后也不学习，整日惹是生非。不过浑归浑，也没见他主动找过哪个好学生的麻烦，这群人所在的十八、十九、二十班和别的班级不在一栋教学楼，家长们虽然有意见，但班级是按成绩排的，最最公平。

简年胆子小，对这群坏学生本能地感到畏惧，正想去别处接水，却见和赵二灯站在一起的江东朝她这边看了过来。

江东和简年也算青梅竹马，两人的父母原先都是工程机械厂的。江东妈妈性子泼辣，嗓门格外大，她一回家，整栋筒子楼都能听到她的笑骂声。江东偏不随她，从小话就少，孩子们却都怕他服他，拿他当头儿。简年进厂托儿所的时候才两岁，因为怕生，从早哭到晚。江东最不耐烦听人哭，可他唯独没凶过简年，一听到她哭着找妈妈，就往她嘴里塞从别处抢来的水果糖。

两人读小学二年级时工厂倒闭了，江东父母下岗后先是拉着板车给人送货，后来找到了门路做起了钢材生意，没两年就发了财，搬出了筒子楼。简年再见到江东的时候已经是初二了，江东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花了一大笔钱把他塞进了附中。隔了五六年，江东已不再是简年印象里

的模样，高高大大的完全长成了大男孩，不爱说话这点倒是没变。

他学习虽然不好，人却长得帅，篮球打得也好，初中时流行《灌篮高手》，女孩们都爱流川枫那款闷的，自然有不少人喜欢他。他对这些没兴趣，从不搭理。简年的同桌喜欢他喜欢得要命，听说他们小时候就认识，非要简年帮自己递情书。

许多年没联系，两人与陌生人无异，接到简年递上的情书后，江东似乎烦到不行，偏偏她同桌不肯放弃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求她帮忙。江东的压迫感本就强，加上态度恶劣，几次之后简年见了他就绕着走，招呼都不敢再打。

但生疏归生疏，两人到底是认识的，别处都停了水，有江东在，她打完水就走，应该也不会怎么样。

硬着头皮走到水池边，简年却发现唯一的水龙头下面放着一个桶，桶里的水已经满到往外溢了，也不见人来拎走。那桶远比正常的要大，关上水龙头后，简年试了试，根本拎不动。

她正要拎着空桶离开，一直和别人讲话的赵二灯忽然拦在了她面前，他斜着一条腿，吊儿郎当地笑：“这位同学，来接水啊？怎么不接就走了呀？”

简年不敢看赵二灯的光头，更不想和他讲话，一阵窘迫后，她看向一旁的江东，弱弱地说：“江东，麻烦你，帮我把水池里的桶拎出来行吗？”

江东左手背在身后，没应声，隔了片刻才朝赵二灯抬了抬下巴。赵二灯闪到一边，让另一个人去把水桶拎出来。

简年赶紧去接水，只恨水流太细，只接了小半桶就拎起桶逃走了。

她的背影一消失，赵二灯就冲江东嚷嚷：“我说你也太屌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，竟然不把握住，你看小年糕的胳膊细得，半桶水都拎得摇摇晃晃，你该去送送人家。”

江东白了他一眼：“她摇摇晃晃不是拎不动水，是被你吓的！”

“我怎么吓她了，全程陪着笑脸！”

江东皱着眉正要说话，就听旁边的男生叫：“哟，江哥，你的裤子怎么冒烟了？”



听到这话，江东才察觉到疼，赶紧把左手夹着的烟扔到水池里，一回头却看到裤子被烟头烧出了一个洞。

赵二灯见状快笑疯了：“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，怪不得把手背在后面不帮小年糕拎水，原来是怕她看见你吸烟，想让她把你当三好学生啊？”

“你说这么多累不累！”

这一群人里，只有赵二灯敢开江东的玩笑，可瞥见他的脸色，知道他真恼了，赵二灯也闭了嘴，岔开话问众人吃不吃烧烤。

江东说了句“没劲”，转身就走。

站在赵二灯对面的黑胖子小声打问道：“江哥喜欢刚刚那个美女？长这么漂亮，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她？”

“因为谁敢多看她一眼，江东都不能答应。”

隔天一早，简年刚到学校，就发现桌洞里有份早餐——星爸爸的红茶拿铁和三明治。

她以为是谁放错了，拿到桌上等人来认领，直到早自习结束才看到桌洞里的卡片：“简同学早上好，以后你的早午餐都由我来负责。”

整个上午简年都有些纳闷，那份早饭还没碰，一个高的小男生又送了午饭过来。无论怎么问，他都说不清楚。简年自己带了饭，从天而降的照烧比目鱼定食就进了李冰茹的肚子。

套餐里有两个牛油果三文鱼寿司，李冰茹尝了一个觉得实在不错，便把另一个喂到简年的嘴边。

简年摇头说不吃：“来历不明的东西你也敢往嘴里放，万一有毒呢！”

“成绩不够好还占了保送名额的又不是你，人家干吗给你投毒？你昨天不是遇到路时洲了吗，说不定是他终于发现了你的美，开始行动了呢。”

“你果然是被毒傻了，卡片上的字写得还不如小学生好，根本不是他的笔迹。”

路时洲的字非常好看，简直称得上有风骨。有次他把语文试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桶里，简年特地留到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捡回来珍藏在日记本里。